

参加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剧目

[独幕话剧]

应尽的責任

[独幕话剧]

好帮手

[三场话剧]

曙光初照演兵场

四川省演出团

1965.9. 成都

時間：一九六五年春耕之前。

地點：大巴山区某公社向阳坡生产队。

人物：高建国——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廿八岁。

向守常——生产队付队长，四十岁。

梁老汉——生产队贫协主席，饲养模范，年近五旬。

向忠富——富裕中农。

刘同志——外区耕牛采购员。

布景：午台正面远望可见，山顶林木，坡地重重，梯田叠叠，麦苗翠绿。台左是梁老汉的家门口，屋后有牛栏一角露出，台右有一棵四川常见的黄桷树，叶茂根粗，树下有石桌、石凳，可供人们歇坐。四方均可通向田野小道。这是一个来往必经的交通要道。

启幕：几声黄牛粗犷的叫声“嗯哞！嗯哞……”和水牛细声的叫唤：“嗡哇，嗡哇……”此起彼伏，从远近传来。少顷，梁老汉背一背嫩青草，口里哼着山歌小调上。

梁老汉 牛是农家宝，

耕田犁地缺不了，

老汉这台“拖拉机”……

〔水牛，象是知道主人归来，亲切地又叫唤起来：
“嗡哇，嗡哇……”

梁老汉（风趣地）叫叫叫，一天几背嫩青草，我看一根也少不了哇！老汉今天才晚回来半步，你看，就提起意见来了。嘿嘿……

〔梁老汉刚至屋前放下镰刀，牛儿又叫。〕

梁老汉（急忙地）莫叫，莫叫，马上就到。（送草料进牛圈内，片刻，又从圈内走出，拿起扫帚，打扫圈栏四周，又高兴地唱起来）

老汉这台拖拉机，
不加油来只吃草。
牛是农家宝，
种好庄稼离不了，
牛多肥多粮食多……

〔向忠富上。〕

向忠富（接唱）工分奖金也不少。

梁老汉（对富）我看你就记得工分、奖金。忠富哇，莫得了钱墜心子的毛病就不好医哟！

向忠富（羡慕地）嘿嘿，你老人家就爱开个玩笑。说句老实话，我们队上哪个不羡慕你呀，喂的这头“拖拉机”（指圈内）一年下头小牛儿。既得奖励粮，又有折价款，还年年弄个模范当。这硬是王胖子喝猪油，肥上加膘啊！

梁老汉 奖励是国家的政策嘛！把牛喂好，这可是我们庄稼人的本份囉！

向忠富 呃！……这不矛盾，这不矛盾！

梁老汉（諷刺地）你那条牛喂得也不错嘛！都快变成“金角老龙”了。

向忠富 呃……，嘿嘿，梁大爷，你就莫挖苦人了。我那头背时“瘟神”要推得出去的话，我早就想脱祸求财了，也免得随时挨付队长的刮囉！

梁老汉 我说还刮少了点，要刮就刮干净些，免得留起来碍事情，你说对不对？

向忠富 这刮一下倒莫啥关系，付队长还说，我喂那头牛要有了一差二错，还要我向忠富负责。梁大爷，你说，这个责任我负得起呀！再说，这牛不上膘，我有啥办法，未必叫我天天去抱着牛吹呀？

梁老汉 吹牛倒用不着，一天多割几背嫩青草喂一下，这倒是实在的。忠富，你说你那牛是哪个在喂？一拴进圈里，就象判了徒刑一样。俗话说，牛要放，猪要胀，马无夜草不肥壮嘛！你一天光想到你那自留地，哪个把牛喂得好嘛。

向忠富 呃……

梁老汉 你喂那头牛，现在整成那个样儿不说。今天秒田，你又把陆青山喂那头大水沙，累得满口白泡子翻，都不肯让牛歇口气。全队用牛的那个象你那样……

向忠富 我也是为了抢季节嘛。

梁老汉 怕是为了搶工分囉！

向忠富 呢！……你老人家就爱开个玩笑，我找付队长去！

〔沒趣地溜下

梁老汉 （看着忠富下的方向）哼！这也叫庄稼人！

〔梁老汉从屋內提水桶正欲下，高建国上。

高建国 梁大爷，提水喂牛？

梁老汉 （轉身見建国）啊！是呀！建国，会开完啦？

高建国 开完了。（贊揚）梁大爷，你这一架只吃草，不用油的巴山牌“拖拉机”現在全公社都聞名了，公社党委李書記在会上还表揚你老人家心紅牛壯，号召大家要向你学习。

梁老汉 建国呀！啥事情把你累得滿头大汗啦！

高建国 我路过大沙地，正碰到赵大汉在教“拖拉机”下那头小牛儿学耕地，我順便試了几犁。

梁老汉 你看那头牛儿……

高建国 又是头好牛。

梁老汉 我看那头牛儿教出来，比这头“拖拉机”还强。

高建国 硬是母壮儿肥呀！（二人同笑）

梁老汉 建国，来来来，坐下歇口气。

〔梁进屋倒开水，高提水桶进圈給牛喂水。

梁老汉 （倒开水出）来，喝点开水。（递水，二人坐下）

高建国 謝謝你老人家。（接水）梁大爷，守常叔呢？

梁老汉 你說向队长呀？牵牛到农場配种去啦。找他有事？

高建国 嗯！研究一下耕牛問題。

梁老汉 耕牛問題？

高建国 是呀！老林沟大队，支援我們一头秦川良种牛的事情答应了。

梁老汉 （喜悅地）答应了？

高建国 答应了。

梁老汉 （半信半疑）吔！我听守常说，他們不是不答应嗎？

高建国 今天老林沟大队刘書記，在公社开会，我們当面把价钱都議定好了，明天就去牵牛。

梁老汉 我是說人家不会那么自私嘛！

高建国 搞社会主义建設嘛，要都各管各的，莫得个协作精神还行啦！

梁老汉 嗯，这話在理！

高建国 梁大爷，眼前为了帮助缺牛地区解决耕牛困难，公社和大队决定还要我們生产队支援几头牛出去呢！

梁老汉 行啦，这硬是又接媳妇又嫁女呀！（同笑）

高建国 梁大爷，你老人家喂牛有經驗，又細心。我想那头秦川牛，是关系我們今后改造狗头牛，发展良种牛的大事情，我想把那个媳妇，就接到你屋里来，要得吧？

梁老汉 只要不嫌我这老头待不好媳妇，就抬起来吧。

〔二人同时大笑。〕

向守常 （在梁、高笑声中背猪儿上）嘿！三里远都听得見

你两个的笑声，啥事情把你们喜欢得这个样儿？

梁老汉 硬是喜事成堆堆哟！守常，来，这里坐。

高建国 大叔，背的啥？

向守常 我牵牛到农场去配种，正碰上他们卖“约克夏”种

猪支援生产队，我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搞了它几头。

梁老汉 守常硬是办法多呀。

向守常 建国，快给我传达一下，让我也喜欢喜欢。

高建国 好，开门见山。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耕牛问题，公社党委李书记传达说，县委要求我们每个生产队，进一步贯彻农业牧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要大家拿出大办粮食的精神，来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大牲畜的繁殖饲养，促进农业大丰收。

梁老汉 猪牛是个宝，庄稼离不了。上级硬是比我们看得远啦！

向守常 （兴奋地）发展畜牧业，我们山区的潜力大呀！

高建国 潜力越大就越要多发展呀！

梁老汉 守常啊！就要看你这个付业队长的囉！

向守常 梁大爷！你放心。从眼前我们队上这十几头产仔母牛的配种情况来看，今年我保险超额完成平均每户一头牛的计划。

高建国 好！大叔，这次上级还强调说，发展畜牧业，必须坚持政治挂帅，这样才能保证……

向守常 （紧接）保証把我們这个集体的家底子垫得厚厚的。

梁老汉 （紧接）保証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設。

高建国 对！也才能大力支援外区，解决缺牛地区的耕牛困难。同时还可以增加我們集体和社員的收入嘛！

向守常 不成問題，等将来我們发展多了，要多少就支援多少。

高建国 要支援就不是等将来，而是要我們現在边发展边支援。

向守常 （感到突然）現在？

高建国 对！外区采购耕牛的同志，已經到我們公社来了，全公社的任务是二百头。

向守常 我們队該沒有具体任务吧？

高建国 有！

向守常 有？多少？

高建国 五头！

向守常 五头？

高建国 对！五头！

向守常 （稍停）建国呀！少卖点不行啦？

高建国 大叔，这是公社和大队，根据各生产队的实际情况，下达的支援任务，我还在会上代表我們全队社員，向上級作了保証的，怎么好……

向守常 这我晓得，你有你的难处，不好再去說得，那就让

我去找公社李书记，汇报一下我们队的实际困难，要求减少一点任务。（欲下）

高建国（阻止）大叔，你不能去。大叔哇！我们都是党教育了多年的干部嘛，你说，当干部的能光强调自己的困难，跑到党委的前面去讨价还价吗？我们应该尽全力支援嘛！

向守常（矛盾地）应该——是应该，可是我们眼前也还有困难呀！

〔向忠富上，刚好听见向守常最后一句。〕

向忠富（不解地）困难？（误解）啊！是不是政府要发困难救济呀？（对守常）副队长，给我也算上一户，明年子我接媳妇，还差两间房子。

向守常（心烦地）去去去！少来多嘴。

梁老汉（对富）嘿嘿！我看你硬是个耗子变的吨，一天到处找洞洞鑽呀！

向忠富 你老人家就爱开个玩笑！

高建国（对向守常）卖耕牛支援缺牛地区，发展农业生产，这是我们产牛区的一项光荣任务嘛。大叔！我们应该照顾全面呐！刚才我跟贫协主席（指梁）都商量过了。

向忠富（喜悦地）啊！要卖牛啊？

向守常（思索后）好，我同意，五头就五头。

向忠富（别有用意地）副队长，应该同意，应该同意。高

队长说得对，要照顾全面啦！

向守常 （对高）他们啥时候来牵牛哇？

高建国 采购组刘同志说，今天就要和评议组的同志一道，上山来看牛议价。

向守常 这样急呀！

高建国 季节不等人啦。

梁老汉 建国，那就要赶快把牛选出来，人家来了才好评议嘛。

向守常 是呀！

高建国 对，把牛选出来，集中到你家院坝去。（征求意见）你们说，卖哪些牛合适？

向守常 （思考地）我看就牵……

梁老汉 （思考地）何东发那一头……李老汉那一头，冬娃子那一头，张大爷那一头……

向忠富 还有我……

高建国 （积极地）对，还有向忠富他们湾里，青山叔喂那条大水沙。

向守常 还有大水沙？全部卖甲级牛呀？

向忠富 那怕不合适呀！

梁老汉 我赞成！

高建国 大叔，你呢？

向守常 （勉强地）好嘛！我也同意嘛！

梁老汉 守常啊！应该同意呀！

高建国 大叔，你这不是心里话。如果有意見，还可以提出
来商量嘛！

向守常 （坦率地）要說心里話，我是有些不大贊成。一下
牵走五头甲級壯牛，我們生产上就有困难呀！

高建国 是呀！一下牵走五头甲級壯牛，是会跟我們带来一
些困难……

向守常 （紧接）有困难那就……

梁老汉 （紧接）那就想办法克服嘛！

高建国 对。刚才回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已經仔細盘算过
了。支援了外区五头之后，根据我們生产队原有田地面积，再加上去冬今春新开的十二亩水田，按全队現有可
耕牛平均計算，每头牛还負担不到十五亩面积。只要我
們合理安排牛力，把闲牛都使用起来，完全可以解决春
耕生产的需要嘛！

梁老汉 宁肯自己打紧点，也要先支援別人嘛！

高建国 大叔，人家也是急需用牛，才从几千里外跑到我們
这里来买的，既然要支援，就应该全部拿好牛出去嘛！

梁老汉 別人从那么远来到我們大巴山，我們不給好牛出
去，这象話呀？

高建国 大叔，你看……

向守常 那就卖嘛！

高建国（对向征求地）那就这样办了嘛！（对梁、向）我們就分头安排一下，把牛都集中到那边一起。

梁老汉 好！（高、梁分头下）

向守常（叹气）唉！（欲下）

向忠富（故作大笑）哈哈……

向守常（不解而生气地）向忠富，你笑啥？

向忠富（激将）嘿嘿！副队长，你往常办事还灵通嘛，哪个今天一下就糊涂起来了哟！

向守常 我糊涂？

向忠富（劝阻）副队长，你先莫生气啦。这个光卖甲級牛不說，还要把那样肯产仔的大水沙卖出去，也未免太过份囉！

向守常 你怕是我想卖呀！

向忠富（乘机而入）副队长，只要你不同意卖大水沙，这事情就有办法。

向守常 有啥办法！

向忠富 我是說，把我喂那头牛，拿去換大水沙。

向守常 你那头拿去換大水沙？向忠富，你那头牛喂成那个样儿，人家刘同志肯要哇？

向忠富 我喂那头牛，虽說現在沒啥拉力了，总比他們沒得牛强啦！副队长，只要先把采购組刘同志說通了。买方一答应，高队长他們还有啥話說。

向守常 这……

向忠富 这事包在我身上，保险刘同志肯答应。副队长，我馬上到路上去等刘同志。（欲下）

向守常 忠富，莫忙。你让我再考虑一下。

向忠富 再考虑就来不及了。副队长，这是一举几得的上策呀！这样做，一来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二来也支援了外区，三来又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做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有好处哇。这不就象刚才高队长说的，照顾了全面了吗？副队长，我也是在为集体着想呀！再说我喂那头牛，万一有个差错……呢，自然我有责任，但生产队也要受到损失呀！

向守常 （考虑地）这个办法……呢……忠富哇，恐怕不太好吧？

向忠富 这有啥不好的？割肉都还兴搭个带头，我们卖牛就不可以好坏兼搭呀！我们过去卖牛，哪个不是这样搞呀！

向守常 （略一思考）这话也有道理。

向忠富 （乘机而入）这是公平合理的事嘛。再说，这搭起来卖，我那头牛，还可以多给集体熬个百把两百块钱。

向守常 （严肃地）呢呢呢，向忠富不准乱来呀！价格政府有规定，这违犯上级规定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干！

向忠富 （掩盖地）嗯嗯嗯，我我，我说失了口。（故作正

經) 这违犯上級規定的事, 我們当然不能做嘛! 那样不成了投机倒把啦!

向守常 好, 就这么办。我先把这猪儿送去。一会儿采购組的同志来了, 就到公猪場来叫我一声。(下)

向忠富 (点头哈腰) 是是是。(高兴地) 这硬是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 我心头这砣石头也算落地了!

[少頃、刘同志上。

刘同志 請問, 你們高队长和向队长在哪里住?

向忠富 你是? ……

刘同志 我是外区耕牛采购組的……

向忠富 (一口脫出) 刘同志, 对不对?

刘同志 对对对, 老乡貴姓?

向忠富 賤姓向, 草字忠富, 向是方向的向, 忠是忠实的忠, 富是富貴的富。

刘同志 向忠富。

向忠富 (殷切的) 刘同志, 請这边坐。(倒茶)

刘同志 不客气, 不客气, 这回来要給你們添麻煩呀!

向忠富 哪里, 哪里, 这是我們, 呃……哪里哪里! 来, 烧根烟。

刘同志 謝謝, 我不会抽。

向忠富 刘同志, 都是一家人, 就莫客气啲! 我們虽然沒見過面, 这俗話說, 人虽不亲行道亲嘛!

刘同志 （不解）行道亲？

向忠富 我馬上找人請向队长来！（对内）三娃，到公猪場喊声付队长，就說采购組的刘同志来了。（对刘）刘同志刚才公社上来？

刘同志 不，来了好一陣了。你們队上的牛……

向忠富 这边的牛你們放心，付队长早就安排好了，我就是在这里专门等你的呀！

刘同志 （感激不已）你們硬是太关心我們了！

向忠富 哪里哪里，这是我們大家的无私支援嘛！刘同志搞这一行怕有些年了吧！

刘同志 才在学呀！

向忠富 我一看刘同志就是个行家。不过，我們这个地方的牛，是要考点老师付啊！多少牛看起不上眼，要做起活路来，那硬是一股风。就拿我喂的那头牛來說吧，是头筋骨牛，个头是小点，要架起犁头，拉起耙来，就連梁老汉那头“拖拉机”，都要甘拜下风呀！

〔向守常上。〕

向守常 忠富，你找我？

向忠富 啊，付队长，这是采购組的刘同志。这是我們向队长。

刘同志 向队长！（握手）

向守常 刘同志，請坐請坐。（二人坐下，向倒开水）来，喝开水。

刘同志 謝謝。向队长，这回来，要給你們添不少的麻煩啦！

向守常 莫客气了，麻煩点是應該的嘛！忠富，牛的事情，你給刘同志說了？

向忠富 我們正在摆談哩！

向守常 刘同志，我們队上要卖的那五头牛，都已經安排好了，那四头甲級壯牛……

向忠富 （紧接）那硬是麻绳套在琵琶上，沒得彈（談）头！架子大，腿脚粗，长得来油光水滑的……

向守常 只是向忠富喂的那头牛……

向忠富 刚才我已經給刘同志介紹了，是头筋骨牛，架子稍小点。不过這話又說回来，力大不在汉子粗嘛。

向守常 刘同志，我这个人說話轉不来弯，就不瞞你說，我們这个生产队，要是沒有困难的話……

刘同志 （感激）向队长，你們太好了，你們自己都有困难，还来支援我們，这……你們这种风格，真值得我們好好的学习呀！

向守常 哪里……

向忠富 哪里哪里……

刘同志 向队长，这十根指姆都不一样齐嘛，这牲畜哪会都是一样的呢。只要你們认为能耕的牛就行，我們还有啥話說呢！

向忠富 我一看啦！就晓得刘同志是个明理通情的人。

向守常 好，刘同志，那就这样吧！向忠富，我去給建国說一下，你先带刘同志去看你那条牛。刘同志，你坐一会儿，我去了就来。（下）

向忠富 是是是，刘同志，我們去看吧！說句不怕你見笑的話，先前付队长要拿我喂那头牛支援你們，我硬是还有点舍不得哩！（欲下）

〔梁老汉此时已出現在向忠富身后。〕

梁老汉 舍不得就留起自己喂嘛！

向忠富 （一惊，突又掩盖的）呃，嘿嘿……梁大爷，你老人家就爱开个玩笑。

梁老汉 （轉向刘）这位是采购組的刘同志吧？

刘同志 对，老大爷是……

梁老汉 我姓梁，就住在这里……

向忠富 我們队的貧协会主席。

梁老汉 （拿出电报給刘）刘同志，这是公社刚才給你送来的条子。

刘同志 謝謝你，老大爷。（看电报）

梁老汉 忠富，你又在这里卖啥子狗皮膏药？

向忠富 呃，梁大爷，我……

梁老汉 你想把包袱甩給人家是不是？

向忠富 我也是在为集体打算嘛！